

孙洪敏：



《花世界》系列

我的新挑战
就是要“越画越不像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艺



孙洪敏
1961年9月出生于长沙,祖籍吉林。广东创作室副主任,一级美术师,中国美协会员,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

A “破坏”是为了让内容更丰富

羊城晚报:大型主题油画《对外开放新格局》的创作是如何实施的?创作团队如何分工合作?

孙洪敏:这项建党一百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,在2018年就提前启动了。最终我选择《对外开放新格局》这个主题,是因为作为广东画院的一份子、空军子弟,且常年工作生活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,我对这个题目有特殊情感,毕竟四十年的巨大变化就发生在身边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们风华正茂,历史性地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,层层高楼拔地而起,物质生活不断丰富,中国一步步奔向小康社会。

创作团队包括我、江哲、王雪、黄伟超、姜浩、孙广煦、黄皓璋、贾文广等,总共有8个人参与这次主题创作,我的想法是多召集一些年轻人。因为当时想,两三年后,也就是今年的9月,我就要退休了,应该多带带年轻人,让他们多一点这种实操的经验。

羊城晚报:在《对外开放新格局》的创作中,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难题?

孙洪敏:实际上我们最“痛苦”的是画人。在人物的创作上,真是破了又去建设,建设了又去破,抠死了又去放松,放松了又去抠,翻来覆去……最后找到的就是刚刚破完之后,稍微又把它建设一下的那种感觉,那才是我们想要的。

团队里有画房子的,有画人物的,有专门画铁架的,水的部分也有人专门负责。如果把六个人的六种风格一起融进去,这画就变成“四不像”了。一幅画必须统一在一个感觉里,那怎么办呢?只能我来“破坏”。每次我去工作室看,坐下来都是先表扬大家,因为他们创作真的都很辛苦……然后就开始提问题了,我挺不客气的,告诉他们为什么破坏,破坏就是为了内容更加丰富,重新建设新的感觉。合作就是这样,统筹者要顾全大局,还要够强硬、够“野蛮”。

羊城晚报:近年来,您的花卉、猫等系列引人注目。从女孩到花卉、猫,两者之间有联系吗?这个变化过程中,心境有什么不同?

孙洪敏:我至今有4个主题,包括《女孩·女孩》、《花世界》、《猫·女孩》、《猫孩子》,这都是围绕着生命展开。

羊城晚报:您早年以创作少女作品成名,如《女孩·女孩》《青春期》等,从事该系列创作有什么样的契机?

孙洪敏:严格来说,我这20年来,都是以画女孩为主线的。最早因为我在少年宫当兼职老师,看到有一个女孩长得挺甜美,就和她家沟通,让她作为我的模特,一口气画了五六张画。这个女孩给我带来很好的运气,让我第一次参加全国首届粉画展,就得奖了。

当时对于我这种刚出道的年轻画家,这是最大的鼓励,人都是需要被肯定和认同的。其实一开始画画的初衷是解闷,我画静物、街景,但凭人物画企划正着了,让我像打了鸡血一样,一发不可收拾。

这成为了我的重要经验:画面需要一种连贯性、可持续性。我的女孩系列画了40来张,可能这个名字所带来的“重复”的力量就非常大,让大家记住了我。

羊城晚报:在近十年的全国美展中,沙发上的女孩已经成为一种常见题材。作为“始作俑者”,您怎么看这种题材的“重复”?

孙洪敏: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。一个人的画面不仅由他的技法决定的,更在于作者的人生经历。我早年有近十年的舞蹈经历,对肢体语言有自己的理解。

我的《女孩·女孩》来于生活,但高于生活。如《女孩日记》里的“摆拍”的都是高难度动作,如果没有舞蹈训练基础和对舞蹈的理解及体会,是做不出这种肢体语言的,跳舞的经历对我来说太有用了。

摆拍完,在画的过程中我还要继续提炼,比如说有一个动作看着就是趴在那儿的,其实那个动作我是有意地将它拉长,这也是对我审美的一种感悟。

郭润文老师曾经说过,让模特舒服,画家就不舒服。为什么这么说?模特不舒服,才说明这个动作有难度、有特殊的美感,甚至是独一无二的。很多人学画沙发上的女孩,缺乏美感,且在过程中对于人物和精神又缺乏提炼,最后的画面怎么可能感动人?

羊城晚报:近年来,您的花卉、猫等系列引人注目。从女孩到花卉、猫,两者之间有联系吗?这个变化过程中,心境有什么不同?

孙洪敏:我至今有4个主题,包括《女孩·女孩》、《花世界》、《猫·女孩》、《猫孩子》,这都是围绕着生命展开。

我们敬畏生命是必须的,但是也要顺从、顺其自

然。当猫可能被人遗弃后,有的猫粘着你,你就想把它带回家,尽量给它一个家;但也有的猫已经适应了野外的生存环境,它渴望自由。这就和人一样,人都分那么多种类型,猫也有不同的性格。

自从我关注了它们之后,就在想,女孩主题的创作里面能不能加入猫的元素?所以后来很多作品都植入了猫。我觉得,人与生命、与自然、与小动物之间,都应该是和谐的。

年轻的艺术家最经常问我,为什么一直都知道画什么,为什么一天到晚有画不完的东西,为什么创作灵感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?我连想都不用想,直接就说,因为有爱,因为是真实的表达,有真情实感。你的脑袋不要长在别人的身体上,应该对周遭的东西有感知,这样才知道要怎么去表达它。



《猫·女孩》系列

C 对“老实巴交的表达”,我已不满足

羊城晚报:但您现在是不是正面临变化?

孙洪敏:是的。过去几个系列,都是我阶段性的符号和创作。但我一直在思考怎样提升,现在还是那样去画,我已经不满意了。希望自己在60岁之后,要创作出另一个符号,那就是越画越不像。

“越画越不像”是我未来研究的方向,也是我准备要跟孩子讲的问题。因为家长老是误导孩子,说画画就要画得像,以为越像原物就说明画得越好。这时我要说,画得像并不难,手机“咔”一拍、油画效果一做,发到朋友圈说这是我刚画的,也会有人相信的。但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?照相机、高科技产品能取代的东西,有意思吗?

我们是要的怎样将一个东西表达得更有趣味性。齐白石说的“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,才是绘画的最高境界。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追求“像”,这有意义吗?

我9月份退休,再等年底美协换届后,就彻底一身轻了。人家说60岁后又是一个新的轮回,就当做我又重新开始了。很多人都喜欢原地踏步,坚守自己被认同的符号也是一种快乐。我觉得这样当然也可以,但那是别人的生活方式,我还是更喜欢挑战,我的挑战就是要“越画越不像”。

羊城晚报:在创作上追求这么大的突破,您会不会担心大家不习惯,甚至不接受?

孙洪敏:我不担心,一个人骨髓里的东西怎么变得了?比如说,我的性格就是这么直率,容不得沙子,这样为人处世的风格在画画时也会有所显露。在艺术上,有时候稍微抽离一下,手法的改变只是借助某种形式,精神性的内容应该是不会变的。

当年我为了学习古典油画的技法,有一段时间逼迫郭润文老师的感觉,有人说我的画得像老师,他自己却说,精神层面不像。这句话点醒了我,让我好好地琢磨了一番。

变化是需要勇气的,近年来我已在“猫与女孩”系列里展开阶段性的尝试,虽然还不是很满意。画院是一个研究机构,我长期在此,希望自己成为专家型的创作者,有些变化可能是细微的,但需要持续地进行探索。

回想起来,求学路上幸运地遇到诸多优秀老师,既教了我画画,更教会我做人。对于他们,我永远心怀感恩之情。

人文周刊·七杯茶

2021年8月15日/星期日/文化副刊部主编
责编 吴小攀/美编 湛晓茸/校对 李红雨

A7

E-mail:hdzk@ycwb.com

【活色生香】

谢晓 广州娱乐博主



值得尊敬的“女神”

奥斯卡影后

凯特·温丝莱特十年之后再战小荧幕。而上次的《幻世浮生》也是与老东家HBO合作,为她带来过金球、艾美两座视后奖杯,这次的《东城梦魇》开播后,不仅收视率集均30%地猛涨,烂番茄新鲜度更是高达94%。

故事发生在美国铁锈带,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。这个小镇曾经因矿业繁荣,如今只剩无尽的萧条和落寞,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,落后、封闭又压抑,吸毒和酗酒的现象很普遍。

《东城梦魇》最大的亮点,还在于凯特·温斯莱特影后级的表演。全剧围绕梅尔的戏份占据了绝大部分,有完整的主线和情节,这些情节与她的刑警工作有关,更值得尊敬。

【拒绝流行】

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

重视版权文字

近来不少荒唐乱象,都能看到某些人在文字使用上的退化。某企业祝贺中国羽毛球队在东京奥运取得佳绩的海报,竟然用了“铩羽而归,包揽金银”的祝贺语。

这些年的媒体融合和转型中,整体的转型向被一些热衷于下沉逐利的平台所裹挟,把短视频推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,轻视文字传播,忽略文字功底,无视文字作为表达和沟通的基本媒介,片面地重视轻盈文字,争相用视频下沉去争夺庞大的下沉用户,让社会的文字能力也下沉到谷底新低。

谁人不识张家界?那么重要的文件,怎会把“湖南张家界”算到“湖北”头上?平常不注重文字基本功,文字把关能力弱化,关键时候真经爆雷。各种考核,不管本身是面向谁,也不管表达的目标是什么,都把流量和爆款放在第一位,追逐出圈和10万+,助长了浮夸艳丽、不务正业、急功近利的传播风气。本来

【如是我闻】

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

5%

颜之推

(521—约597年)

不教而

成,下愚虽教

无益,中庸之

人,不教不知也”。

智力超群、不用教

能成才的

人,以及智力低

下虽教

于事

无补的

人,各占5%

,而90%

的人属

于智力中等

之人,不接

受教育

就不懂得事

理,“教

育虽有可

能性,而其势

力必成立

于一定之界

限内者,是谓

教育之界

限。”所以,

教育有

一定的限

度,孔子也

说“朽木不可雕

也,粪土之墙

不可圬也”,我想这也是颜之推的教育理念。

顾彬教授

提出了另外一套

有关翻译

的5%理论。

针对中国

学者提出的

翻译的主体性

——只有中

国人能

懂得中国文

化的皮毛

——中国文

学作品只能

由中

国人来外

译(翻

译成英

文、法文、

德文)

的主张,他指出,

任何一

个人学习外

语,至多可

以掌握外

语的95%

。但文学性,

恰恰就在一

般来说外

国人很难掌

握的5%

。中译者

翻译不

了几首诗。

“而我用了三

个月的时

间,就将陶渊明全集

全部翻

译成了英

文!”在说这

句话的时

候,他充

满了自信!

英谚说

Time tries all,

拭目以待吧。

翻译成自己的母语,而不是相反的工作。

几年前我在苏州拜访了某翻译家,老先生告诉我说,他最看不起所谓的汉学家,这些人大部分没有能力,只会故弄玄虚。他举例说,外国汉学家翻译陶渊明,一辈子翻译不了几首诗。“而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,就将陶渊明全集全部翻译成了英文!”在说这

句话的时候,他充满了自信!英谚说 Time tries all,拭目以待吧。

范伯母则对我说道:“阿玮身体不好,我必须照顾她。她只爱吃我烹煮的食物,我绝对不能让她白人吃黑人头,我要为她母亲妥贴地办完事后,才能放心地走。”

范伯母则对我说道:“阿玮身体不好,我必须照顾她。她只爱吃我烹煮的食物,我绝对不能先她而去。”